

個一在 裏點民居

著 譯 林 格
英 蘇



行發店書華新

820(2)
474041

個一在 裏點民居

著 林 榴
譯 英 蘇



行發店書華新

真點民居個一在

著者 格

譯者 蘇

出版者 長孝金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福州路二十七號

本書係根據東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十月版本翻印。

0353

(滬1)1-5000

1950年4月

一

頓巴斯是我第三次被動員入伍的地方。實在說起來，我並沒有接到動員，我到頓巴斯去工作的直接命令。但是從我加入少共團，及之後入黨的時候起，我底全部有意識的生活都是在少共團及黨的工作昭示下進行着。正因如此，我才把我的新工作——區宣傳員這個工作——看作是動員入伍。

四六年的春天，我從紅軍部隊中復員回來。領取了護照，我作爲一個退役軍官來到頓巴斯，我過去的團長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葉高勞夫邀請我到這裏來，他在這裏當區委書記。

在同一個團內的服役年月裏，我纔同葉高勞夫熟識起來。

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了一年半以上，我在那裏担任團的作戰方面第一副參謀長的職務。

葉高勞夫中校按職業說是工程師。在四三年九月發動攻勢的時日，我們團參加了解放頓巴斯的戰鬥。在戰前，葉高勞夫曾在這些地方工作過。當我們越過頓巴斯向德涅泊河開拔時，在一個進攻的夜晚師長用電話告訴葉高勞夫說，遵照上級的命令，調葉高勞夫到頓巴斯去工作。師長很

不願意和葉高勞夫分離。然而命令總歸是命令，於是師長就告訴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把這個團交給副團長負責帶領。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請求允許他暫緩一晝夜執行該項命令，他想參加這次進攻的戰鬥，他的團正擔任這次戰鬥主攻方向。在師裏葉高勞夫被認為是一位『衝鋒陷陣的猛將』，於是他就帶領了全團進入戰鬥，並在突破敵陣的前數小時負了傷。

我們當時在團指揮所。在我們戰壕的附近爆炸了一顆砲彈，我倆都被土埋起來了。

用一輛汽車把我們送到衛生大隊，在衛生列車裏我們坐一個車廂，而在醫院我們的牀位又是緊挨着放的。在我們病房裏第三個病人是一個傷勢嚴重的青年坦克車隊軍官伊萬·彼特洛夫。他是一個年青人，差不多還是少年，有着一副銳敏而善於集中思索非常瘦削的面龐。他對所有的一切都是冷淡漠不關心的，他面朝着牆壁躺着。只有一次他忽然精神起來了：這是從他的部隊那裏帶來一封信的時候。他靜靜的聽着護士給他讀信，看護顯然是把信裏的一個什麼名子讀錯了，他很快的糾正了她。

他說道：『瓦維里豪文科，』並把臉慢慢地轉向我們，並補充道：『在這瑪洛夫卡戰鬥時在我右邊走的那一個。』

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很吃力地忍受着自己的挫傷。他結結巴巴地拖長着每個字句說道：

「命運給他安排了一場惡作劇，戰鬥也沒有參加到底，頓巴斯也沒有去成。」

我們軍醫院所在的那個城市是一個後方的小城市。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和坦克軍官被糾纏在病牀上，我還可以走動走動甚至可以走出醫院去。離醫院不遠有一個博物館，那裏從各個地區運來了很多的書。這個博物館——在過去一個地主的私人教堂——是歸教育人民委員部管理。在戰爭期間閉了館。看守這些書籍的老人，直到我從區黨委那裏得到許可後他才讓我進到這個博物館去。

在博物館裏，籠罩着一片嚴寒。我盡量穿得暖一點，穿上了短大衣、棉褲、毡鞋、並戴上手套。看館的老人打開了沉重的門，我就步入了這個被昏暗陽光照射着的寒冷而低矮的穹窿式的藏書庫裏。看館人隨着就把門關上了，看樣子是怕我把書偷走，這樣在這古老的建築物裏就只剩下我一個人。這裏的書籍是非常之多。地板上，窗台上都是用皮子包裝的古書。我喜歡檢那些帶銅鈕的笨重的古裝書來翻閱，吹去灰塵，翻開着黃舊的書頁，我屈身蹲在小窗的下面，以便陽光能射到書上來，細嚼慢嚥地讀着每一個字。

這些書大部份都是軍事歷史書。回到醫院後我總要把所讀過的內容講給葉高勞夫聽。當我有一次告訴他說，找到了一本有關冶金及探礦技術的書時，他甚至懷爽的呻吟起來：可惜被纏在醫

院的牀上，他沒有可能到這個博物館去。

有一次在一個冬夜，我給我的同病房的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及坦克軍官同志們做了一篇講演。當然要說成講演也過於有些誇張了。我給他們講了和我同歲的一個少共團員的故事，那個團員，被少共團動員去作各種工作。我第一次被動員去的工作是和鄉村的工作聯繫着的，我把青年人組織到少共團裏去，過了一年我得到了去師範專科學校學習的機會，但突然又把我調走了。這次把我派去作採伐森林的工作。我非常羨慕我那些同年的小伙子們，他們能很幸運地被列入七千名少共團員裏去建設工廠。但是這此建築也需要木料。我是一個伐木工人並是這些青年的指導人。我對自己說：『我的木材將用於偉大的建築。』在切梁賓斯克拖拉機工廠的一個建設裏我也作了工作。

從那時起，我就留下了一個這樣用漆布裝訂封皮的本子。這裏我記了自己一些衷心的思想。漆布本的第一頁上寫着：『生活宜簡單，思想要高尙。』而下邊是另外一句話：『有志者，事竟成。』在這個本子裏，我記的都是些作家、詩人、藝術家、思想家、國家要員和政洽鬥士們爲着人類更美善的將來而寫出的簡短而富有思想力的名言警語。如像我已經說過的，這種思想應該既是簡扼又明確的僅足寫成一行字句。有時我故意要巧地用很密的筆劃把很長的一句話寫到一

行裏去。

生活，生活經驗衝破着任何一句名言格語的界限。於是我也就在自己的本子裏記下很多與五年計劃這一階段工作有聯繫的思想和觀察。有從當時的突飛猛進時代的報紙上摘錄下來的記錄，有關於鋼骨水泥溫度錄，有安裝電氣器材的速度，有各種口號，這些口號我們把它貼在建築木材上。至今我還記得其中有一個口號是：『瓦匠耶夫舍伊·彼特洛夫能砌一千塊磚！』

照着這些記載，我可以回憶起少年及青年時期在少共團做羣衆宣傳工作的情形以及和我同年歲的那些人的生活。我非常珍貴這個本子，我去作戰的時候也把它帶在身邊，整個戰爭年月裏它從沒有離開過我。

我把所有這些都講給我過去的上級聽。我說的聲音很小，爲的不要驚動默默騎着的坦克車隊軍官；但是他突然自己請求我聲音大一點講，並把臉轉向我們。

就在這一夜我們聽到了年青的坦克車隊軍官的故事。他說，他很羨慕我；我在自己的生活裏看到了很多事情，而他是一離開學校的椅子就參加了戰爭。這是他第三次負傷了。第一次是在接近耶夫列莫夫城戰鬥中負的傷。砲彈的碎片刺傷了他面部的筋肉。傍晚，在沉寂的戰場上他才甦醒過來。雙目失明，幾乎是瞎了。他絕望的忍受着眼裏的劇痛，特別是右眼痛的厲害，順着茂盛

的野草往前爬，用自己的身子踐踏着野草。他爬着，只是一種求生的無意識的感覺在使他運動——可不要停下來。他翻了個身，用鮮血淋漓的臉來承接着秋雨，這樣躺了很久。右眼在流血，他小心地碰了碰左眼，把上眼皮張開來。開始他看到一枝懸在他上面滿掛雨珠的小樹枝。他舉起手來把樹枝撥弄開。什麼東西在閃爍，在漆黑的夜裏，照亮了那邊。逐漸地眼睛也習慣着東西了。坦克車隊軍官就這樣躺在草上凝視着星羣渡過了這漫長的夜。

命運拯救了他，早晨人們找到了他。以後又在道瑪洛夫卡負了傷，又一次在柏列錯夫卡負了傷。他想活下去。他熱愛着生活。他說道：生活對他只有一個意義：趕快歸隊，一直廝殺到最後一口氣。他只怕他再也得不到打仗的機會了，他只怕把他從戰鬥部隊中除了名。

我不知道誰告訴了院長說我作了講話，正確點說，我敘述了我同代人的生活歷史。從這夜以後又過了幾天，院長請求我也到其他的病房去進行同樣的漫談。我同意去漫談。我的思想好像突破了醫院的牆壁似的，我很快的強健起來了，並且不久即得到了回到團裏去的可能。

在同我告別時，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說，假如我在戰後願意到頓巴斯去的話，那麼就請我直接到他的區上去，但距戰爭結束的時期還很遙遠。我們交換了通信地址並答應彼此通信。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我又在庫斯特林戰鬥時負了傷。這一次我在醫院裏躺了很久——將近一年；四六

年春天復員後我略爲收拾便急忙到葉高勞夫那裏去了。我帶着一種不安的情緒來到了頓巴斯，我到那裏要作些什麼，是否到師範學校去學習比較好一些，戰前我曾經在那裏學習過。

四月裏的一個晚上，我來到了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工作的這個區。我隨身帶了一個不算大的裝東西的手提箱，和一個帶羅盤針的軍用掛包。在掛包裏同指揮手冊一塊還保存了我底老的『衷心思想』的本子。由於時間及磨擦，本子已經損害的不成樣子了。有很多記載都已很難分辨了，可是在第一頁上寫的第一句話『有志者，事竟成』却還清晰可見。

在黃昏時候，我來到了區黨委會。葉高勞夫也在那裏。我問着自己：這個是不是那個我十分了解的並同他在一個團裏服役的那個團長呢？……市民的服裝大大地改變了他的外表。他穿着一身藍短上衣，像工作指導員和技士們所穿的一樣。而在腳上穿了一雙便鞋。這一雙便鞋最使我驚奇。他的全部面容，我想說，是普通的一個市民的神色。在藍色上衣的胸前口袋裏，露出一個用漆布裝訂的記事本。

按照軍人的習慣，我向我的老團長報告道：

『退役軍官康斯塔金·班捷列耶夫到此聽候您的差遣。』

我提醒了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我們在醫院裏所談的話，當時我們約好在戰後我到頓巴斯來

工作。葉高勞夫一聽到『工作』這個字，他把手一擺，笑着說道：『現在先不要想工作的問題。先休息一下，解一解戰爭生活的疲勞，玩一玩，然後再決定在那裏工作，作什麼工作。』

他把我拉到從窗戶射進來的陽光下。

他說道：『讓我看一看，傷怎麼樣？痊癒了嗎？有傷痕沒有？』

有人喊他去接電話，於是我走近牆去，在牆上掛着由很多不同的紙張貼成的本區的地圖。有一幅我看起來很熟悉。這是一張舊的已經用過的軍用地圖。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有一個時期會沿着這條線帶領自己的團隊作過戰。在這張圖上甚至可以看到中校用鉛筆作的已模糊不清的記號。

葉高勞夫從我手裏拿去帶羅盤針的軍用掛包微笑着說道：

『副參謀長同志，咱們定一定方向看。』

他開始敘述着，在德寇走後他到這裏時這個區是什麼樣子，他的『出發地』是怎麼樣的。我們正談的興高彩烈的時候，忽然走進一個人並用我熟悉的聲音說道：

『近衛軍中校同志，你叫我提醒你：現在是十九點整……』

我轉臉一看是費多林科，是過去葉高勞夫中校的警衛員。他還是習慣地稱葉高勞夫為近衛軍

中校。他也改變得很厲害，這個健壯短矮的小伙子，也把他的軍裝換成了烏克蘭式的綉花邊的襯衣了。

在七點鐘有預定的區黨委的會議，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向我致歉並請我等到會議的結束。費多林科馬上就使我了解了區委會的生活情形。

他用一本正經的口氣談道：『工作很多，整天的在區裏奔走，……一會兒是煤炭，一會兒是糧食，一會兒又是合作社……什麼事情都得管。一分鐘的休息都沒有，近衛軍大尉同志！』

費多林科警衛員，他還是那個樣子的現在是區委書記的助手。無論在前方的時候，也無論是現在，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總沒有和葉高勞夫的生活和工作分開過，他認為所有他們所作的，總是中校和費多林科在一塊作。

費多林科告訴我，葉高勞夫對我有些甚麼計劃。他甚至叫出了我的職務——宣傳員的職務。費多林科熱情盈溢地說道：『對宣傳來說，副參謀長同志，那可是非常豐富的活動範圍。』辦公室的門開啦！從那裏聽到了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的聲音：『來杯茶吧！』費多林科去弄茶去了。像我在團裏經常聽到的呼聲一樣：

『來杯茶吧！』

細心傾聽着門外傳來的聲音，那是他們談論煤的噸數和坑道的尺碼的聲音，我感覺到了新生活中的氣氛。我並且感到很珍貴和很愉快，這個區的生活是由葉高勞夫組織和領導的，他的團在師裏被認為是主攻團。

我們從區委會出來，費多林科領我去看他的家產。在那同時作為馬廐的廣闊的車庫裏，他指給我一匹栗色的高頭大馬，並說這就是第二區委書記普里豪吉科的馬，之後他又叫我有一輛有些像古老的旅行馬車，並說這就是給指導員及宣傳員們乘用的。從汽車庫裏的各部看來都是有條不紊的，如像費多林科所說的『有充分的戰鬥準備的』，只有一輛爬山汽車。費多林科開動了馬達，從庫房開出來，並揚揚得意的在院子裏打轉。這是一輛舊的久經戰事的前線用的爬山汽車。這輛車是敞棚車。雖然葉高勞夫按照舊日的前方習慣坐着敞棚車行走，但這點却為費多林科所不滿；並說道：『在前方，那是一回事情，因為那裏需要看天空敵人的飛機，而在後方却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翌日，葉高勞夫邀請我同他一塊到區上去轉一轉。

我早晨很早就來到區委會。區委書記辦公室的門半開着。我敲了敲門並問，是否可以進去？兩個聲音同時回答道：『可以。』

葉高勞夫和他的對方——一個憂鬱的笨重漢子，熱烈地在談話，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我。我坐在一旁聽着他們談話。

這是關於煤炭，關於產量計劃，開鑿坑道的速度，期限，關於工作報告表的談話，是所有在當時該區一切問題的談話。

同葉高勞夫談話的對方氣憤憤地說道：

「按期很難裝置好，非常困難。」

葉高勞夫回答的是：

「應該想辦法。」

那個壯漢說道：「我從那裏去找工人呢？」

葉高勞夫說：「應該去找。」

於是又繼續談下去了，差不多全是一些數目字和技術上的名詞。同葉高勞夫談話的人引證了許多數目字，好像馬上把它們擺在桌子上一樣，我於是想到，這些數字就有如算盤珠子噼啪噼啪地撒落在桌子上了。葉高勞夫溫和地在反駁着，也引證了一些數字；但是馬上看的很清楚，什麼噸數、尺碼、期限對他來說不僅是一種算術，在這些數目字後面還有人來執行，在這些人的肩頭

上放着全部巨大的工作，而這些人也正是使葉高勞夫所最感興趣的。他能叫出這些突擊隊長和鑽工的名字，並能想起他們的成績和缺點來。

終於，他們發現了我。葉高勞夫把我介紹給和他談話的那個人。

壯漢子自我介紹道：「巴琴科·伊拉里昂·費多勞維赤，煤炭托拉斯的經理。」體重一百二十公斤，並伸手同我握手。

葉高勞夫說道：「我們去到『第九』鑛的工人村去。」

他笑着說道：「到一個居民點去。」

距這個鑛有五公里，但我們走的很久，大約有三個鐘點。葉高勞夫忽而需要和路上遇見的鑛工攀談幾句，忽而要看看文化俱樂部的建築地基，再不就看看田野的禾苗。他很靈敏的從汽車裏跳出來並拉着經理和我跟着他。巴琴科簡直難於跟上區委書記。

緊靠區委會後邊就是一條工人村的主要大街。被火燒過的只剩下烏黑的房架子的建築物和不久以前重建起來的房屋交錯着。我覺得那些用粗的石灰岩建築的房屋都無精打彩的屹立着。就是周圍也都是——被許多丘陵切斷的空地和一些高大的土堆。在這條街上看到青翠的小樹是很稀奇的。

天色是灰沉沉的，在土堆的高峯上掠過了一片片昏暗的烏雲。在頓河這塊堅硬的頓河流域土壤上剛剛長出來的青草，並不能消滅這四週遍野所給我的一片淒涼的印象。

我注意到了，在所有工人村建起的新房屋上，都用顏色寫着：『四三年九月曾被德寇炸毀，於某年某月重建。』

葉高勞夫喜歡用手摸弄着石頭，樹木和鐵地。

突然他喊道：

『你要看一看一年之前那是什麼樣子。』

在回來的路上他問我道：我是怎樣決定的，是留在區上工作呢？還是去學習？

『我決定還是留下。』

『好極啦！』他說道，從他的聲音我也了解到，他很滿意我的決定。他又說道：『工作條件是一般的條件。』

我很感興趣的是，他所說的『一般的條件』是指的甚麼。他轉過臉來簡單的說道：

『生活是很困難的，康斯塔金·班捷列耶夫同志。』

我馬上懂了，葉高勞夫把這件事講得很嚴肅，他好像是想對我說：考慮考慮！你的力量和願

望不够支撑的。

瓦西里·斯傑班諾維赤說道：『別的我不能應許很多，但是有一條我向你堅決的保障，這就是困難的生活。這已經是完全確定的了。非常困難的。』

他說的很低沉，並經常看着擺在面前的道路。

『像你看到的，破壞的很厲害，工作對象也很巨大。而人呢，親愛的副參謀長，却相當少……住宅破壞了百分之四十，而在「第九」鑛的工人村竟破壞了百分之五十。有些宿舍，牀鋪都還是兩層的呢……。』

經理當時已經忍耐不住了。

『你吓唬他幹什麼呀？』巴琴科說道。他用壯健的臂膀靠了我，熱情地說道：

『你別聽他的，班捷列耶夫同志，叫他一說，你就得吓跑了。我們這個區，真是一串珍珠啊！地層是多麼雄厚而富饒啊！前途是多麼遠大啊！』

葉高勞夫冷笑地說道：『現在來講，這些東西却很少被利用起來啊！』

於是就在這時他們展開了熱烈的爭論。他們忘記了我在這裏，一直到我們到了區委會，全程都在爭論着煤炭採掘的速度。這些速度無論如何都不能使葉高勞夫滿意。